

R 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活在生命的细微处

□林 紫

周六,坐在常去的咖啡馆里写一本有关家庭教育的书。眼睛盯着屏幕,余光却正好扫着咖啡馆里来来往往的脚步。

大多的脚步都匆匆而过,融入时光和思考的模糊背景中,并不令人特别想要分心关注,直到几对轻轻踩踏着地板缓缓而来的脚步出现。

我抬眼望去,看见四位穿着格外时尚的男孩女孩,正小心翼翼地经过,以不打扰他人的姿势。其中一位,还顺便从我身旁的书架上取了一本书去读。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静悄悄地落座,望着他们彼此低声细语的美好模样,心里暗暗赞叹:“好有教养的年轻人。”

继续埋头写作,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听到身旁的书架上有一阵轻轻的响动。循声望去,只见

一双修长的大手正在整理被翻乱的书籍,把它们按照高低大小重新摆放整齐。我开始以为是哪位细心的店员,但定睛一看,才发现是刚才那四位年轻人之一。原来,他们要离开了,还书的时候顺手做了这件似乎只有店员才会做的事情,而且,恭恭敬敬地。

我的心彻底融化了,心头涌起一阵浓浓的回甘——就像品到一杯好茶时,喉间所生出的经久不散的美好气韵一般。

幸运如我,遇见并珍藏着许多陌生人的细微举动所带来的心灵回甘,历经岁月的冲泡,每每想起,依然气韵悠长绵延——

好多年前,我第一次去澳门。刚刚踏上澳门的土地,心里就升起浓浓的分别心:“这不是我喜欢的地方,扑面而来的都是金钱的气味……”直到有一天,

街头闲逛时,赫然发现:街心中间,坐着一位长者,正在一片一片地擦拭着花坛中植物的叶子。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特地上前,小心翼翼地问:“您每天都这么擦整条街的叶子吗?”老人家头也不抬地说:“对呀,这是我的工作嘛!”我的尊敬和惭愧之心油然而生,这座城市的气息,瞬间变得不同了,而我在这份不同中,看见了自己之前的狭隘和武断。

后来,在早高峰的东京地铁车站,遇见一个行色匆匆的学生,跑过一位老人身边后,又回头深深地对老人鞠了一躬,然后才继续赶路。再后来,在悠闲安逸的成都,遇见一位保洁阿姨,在酒店花园的大理石道路上一蹲就是十来分钟,一丝不苟地清理一块小得几乎看不见的污渍。

雨天,在上海一家小小的烧烤店用完餐,出门时服务员递过来一把伞,还不忘轻轻地帮我把

伞扣打开……

都是些细微如茶之叶脉的举动,却都如茶一般,可以深入生命的机理之中,“一饮涤昏寐,再饮清我神”,提升我们应对人间诸般苦恼的信心与能力。不仅如此,诗僧皎然还说:“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。”——什么样的“道”才可以令我们放下“破烦恼”的执念呢?于我,是活在每一个细微之处的道。

就像家庭教育,如果每对父母都舍得在生活的细微之处下功夫,教会孩子做个自带回甘的人,那么,这个世界终将会好起来。

正逢新春佳节,亲友

团聚之际,也正是练习“回甘”的大好时机。我的好友、摄影家江桦,叮嘱她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女儿说:“送客的时候,一定要等到客人下了楼再关门,关门的声音一定要轻轻的。”

——轻轻关门的孩子,一样会经历人生的千滋百味;而活在生命细微之处的能力,最终会将千滋百味化作生命的回甘——予人,予己。



R 人生感悟
enshengganwu

送客的细节

□唐宝民



大约七八岁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,村里的黄叔叔到家中来串门,和父亲坐在炕头聊天。九点多的时候,黄叔叔起身告辞,父亲特意拉起我的手一起去送黄叔叔,送到屋门外,黄叔叔让我们不要再送了,可父亲却领着我坚持把黄叔叔送到了院门外。我见黄叔叔已走远了,准备抬手关门,父亲却把我的手挡住了。一直等到看不见黄叔叔的背影了,父亲才轻轻地把院门关上、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回到屋里,父亲对我说:“人虽然走远了,但如果我们立刻关门的话,他会听到,会误认为我们急着关门是怪他在咱家待得太久了,会误认为咱们不欢迎他。所以,我们一定要等客人走得足够远了,再轻轻地把门关上。”

父亲的这番话,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,让我懂得了送客的细节。多年以后,在赵东凌先生的书中,我读到了一则有关王国维先生送客的史料,不禁再一次想起了父亲的那番话。

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填了一首词,想请自己的老师王国维先生帮着看一看,便在一天晚上来到了王国维家。王国维看完之后便帮他修改,一改改了两个多

小时。九点多的时候,姜亮夫告辞,王国维让家里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亮夫,不是只送出家门,而是一直送到了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,他对姜亮夫说:“你的眼睛太坏,过了桥,路便好走了。”姜亮夫听罢,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。

鲁迅先生住在北京时,每天晚上都会有客人来访,鲁迅先生总是热情接待,亲自为客人倒茶,拿花生和糖果给客人吃,当客人告辞的时候,他总是要端起灯来,将客人送出门外,客人作别离去,他并不立即回屋,而是一直端着灯站着,直到客人走远看不到了,才关上门回屋。末名社成员作家王治秋曾在《怀想鲁迅先生》一文中这样写道:“深夜,他端着灯送出门外,我们走了老远,还看到地下的灯光,回头一看,灯光下他的影子好看得很,像是个海洋中孤岛上的灯塔,倔强地耸立着在这漆黑的天宇。”

送客,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因为送客的过程中包含着很多细节,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擦亮,才能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。尊重,有时是说出来的,有时是做出来的。体现在细节中的尊重,是一种更加让人感动的尊重。

N 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世上最好的爱

□高明昌

周姓朋友问我,周五的晚上为啥不能出来吃饭?我直言,要给孙女烧饭。朋友不解,我就明说,我是想看看孙女,抱抱孙女,想和她一起吃饭,饭后一起看一刻钟的书,再看看楼下的大树、小草,看看远处的马路、汽车,还有那些泛黄的灯光。而看之前,我要去超市,去买四条梅子鱼,三两小河虾,两截甜南瓜。朋友说,还真的忙。

可我觉得这不是忙,而是一种动态的欢愉。买菜之前,动脑想的是今天买什么菜,因为还有明天、后天的。我考虑尽量不重复,然后动身去超市。进了超市,我就像一条游龙,先到鱼柜台,后到肉柜台,再到蔬菜那里,挑挑拣拣,拣拣挑挑。挑选完毕,排队,付钱,上车,开车,三公里后到孙女家,径直到厨房,干活儿,做厨。

吃饭了,孙女看看我说,爷

爷都是汗——这是夏天里孙女的习惯用语。到了冬天,已经没有汗了,吃饭时,孙女看着我的脸低声说,爷爷都是汗。她母亲说冬天了,爷爷没有汗。孙女没有尴尬,笑着说,爷爷辛苦,谢谢爷爷!听罢,心间涌起甜蜜:我觉得实在的劳动有着实在的意义,而孙女那微微的笑意,分明是浩荡的感恩。

晚上,我们爷孙俩就到阳台上看灯光,远处的灯光灿烂四射,我问孙女灯光是什么颜色?孙女小手一指,有黄的,有红的,有蓝的。我开始口头作文——在阳台,爷爷和恬恬看远处的灯光,远处的灯光看恬恬和爷爷。重复说了几遍,最后我说上句,孙女说下句,孙女把“爷爷”放在前面,我感谢祖国语言的精妙,也感谢孙女不经意的谦卑。

周三中午,到亲家去看孙女,抱着孙女到阳台,孙女看一眼天空后,对我说,恬恬

和爷爷在看灯光,灯光亮亮的——可那是在白天,亮澄澄的白天,有灯而没有光。但这不管,在孩子眼里,白天的远方,依旧有灯光,也是对的。那时候,我心里一震,爷孙共同的记忆里,到什么地方,到什么时候,灯光一直是有的,灯光也一直亮着。

那个时辰,我总要陪孙女去小区的广场溜溜。走过狭长的草地,草地上有许多的树,树叶都铺在脚下,红黄相间,踏上很柔软,心情很舒坦。我告诉孙女,这些不同的树叶是从不同的树上掉下来的。孙女看看树叶,看看大树,突冒两句,恬恬是小树,爷爷是大树。我说爷爷是老树了,爸爸妈妈才是大树。孙女不懂,爸爸妈妈也是树?

而每到周六或者周日,我们都要去老家,海边村的老家。

哪天去?孙女她妈与我妹妹的儿女商量确定,确定大时间(哪一日)、小时间(那日的几点钟),然后通知我们。大家就分头去乡下,去看看我的老母亲,孩子们的奶奶,孙女的太太(曾祖母),然后一同说笑、吃饭,一同说季节、蔬菜。这很好,小辈们的自觉、亲热,我感觉安适、坦然,爱一代代传下去,需要契机,更需要在一起。

不要认为自己买了好吃的给母亲就算尽孝,陪母亲吃饭,说说话,谈谈事,才是正道。每次回家,总是先向母亲问安,之后陪母亲小坐,然后让孙女辨一辨哪位是太太?哪位是奶奶?孙女没有辨错,辨错也不碍,辨错了才能辨对,辨错辨对,全家人都会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一个人,上有老下有小,你付出了,你就会遇见世上最好的爱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